

湖北鹤峰方言方位词空间义及其认知解释

胡 佳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对于湖北鹤峰方言词, 很多学者都有研究, 但对于鹤峰方言方位词却没有专门论述。本文根据词的结构将鹤峰方言方位词分为单纯方言词和合成方位词, 分别举例探讨其所表示的空间义。再从方位词的歧义判断、鹤峰方言特有方位词的语义认知这两个方面对鹤峰方言方位词进行认知解释。

关键词

鹤峰方言, 方位词, 语义分析, 认知解释

Spatial Meaning and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Location Words in Hefeng Dialect, Hubei Province

Jia H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July 10,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dialect words in Hefeng, Hubei, but there is no special discussion on the locality words in Hefeng dialec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word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locative words in Hefeng dialect into simple dialect words and synthetic locative words, and discusses their spatial meanings with examples respectively. Then, from the ambiguity judgment of locative words and the semantic cognition of locative words unique to Hefeng dialect, this paper gives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locative words in Hefeng dialect.

Keywords

Hefeng Dialect, Directional Words, Semantic Analysis, Cognitive Expla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鹤峰县属于湖北省恩施州八大县市之一，位于恩施州东南部，东部和南部是湖南省，东北部是宜昌市。鹤峰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李蓝(2009)将巴东县、恩施市、建始县、来凤县、利川市、宣恩县、咸丰县归入到“湖广片”的“鄂中小片”，其主要特点是古入声今读阳平且四声调值与武汉接近；将鹤峰县归入到了“湖广片”的“湘北小片”，其主要特点是去声分阴阳，古入声多归阴或阳去[1]。历来学者对恩施州县市方言分区不尽相同，但是可以了解到鹤峰方言属于西南官话，且与湘方言和宜昌方言接触较多。

2. 现实空间义

历来学者对于方位词的分类各不相同，本文参照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第3版》(2019)将方位词按结构分为单纯方位词和合成方位词并分析其现实空间义[2]。

2.1. 单纯方位词

鹤峰方言中的单纯方位词与普通话基本上差不多，相对于合成方位词来说在生活中使用较少，按照搭配分为三组。第一组：东、西、南、北；第二组：上、下、底、尿(dù)、边、左、右、中；第三组：里、滴、外。

1) 第一组单纯方位词

鹤峰地处深山，地形相对高差较大，很难准确分辨东、西、南、北这些方向，也不宜使用这类方位词来辨别方向。所以在鹤峰方言中东、西、南、北这类方位词出现较少。一般东、南、西、北主要用于地图上能明确分出来的方向，例如：湖北往北是河南。或者用于修建房子时用罗盘指南针来辨别方向，例如：“这个屋天天下午还是热，一看就是当西晒滴。”“风水上讲修屋要坐北朝南，我们这儿光山，还是要看具体滴情况才行。”

2) 第二组单纯方位词

上、下、底、尿、边、左、右、中表示空间方位时目标物要以某物为参照，第二组单纯方言词所表示目标物相对于参照物的具体空间义如表1。

上的空间义举例：

上1：这两天下雨哒，莫从那儿走哦，招呼路上垮石头下来。

上2：你脑壳上有好多风皮子哦。

上3：天呐！你身上长好多痂子哦！

上4：你去楼上找看钥匙着。

下的空间义举例：

下1：楼下有人喊你。

Table 1. Specific spatial meanings of the second group of simple dialect words
表 1. 第二组单纯方言词具体空间义

方位词	空间义 1	空间义 2	空间义 3	空间义 4
上	参照物悬空上方	参照物接触上方	参照物表面	参照物里面
下	参照物悬空下方	参照物接触下方		
底	参照物底下面			
屙	参照物底下面	参照物底上面		
边	参照物边缘内部	参照物边缘外部		
左	说话人左手方向	听话人左手方向		
右	说话人右手方向	听话人右手方向		
中	参照物线上的中间	参照物面上的中心		
前	参照物前方	参照物前部		
后	参照物前方	参照物前部		

下 2：他屁股下坐啊个垫子。

底的空间义举例：

底 1：鞋底碾啊颗石头子。

屙的空间义举例：

屙 1：缸屙轧滴一块石头。

屙 2：碗屙还剩滴一坨肉。

边的空间义举例：

边 1：巴路边一直走就到哒。

边 2：路边栽滴一路茶。

左、右的空间义举例：

左 1：这么过去，往左是灶屋。

左 2：朝左望过去有棵枣儿树。

中的空间义举例：

中 1：把画报朝中挪一点儿。

中 2：把这包茶叶子朝中挤一下。

前的空间义举例：

前 1：大门前有棵柿子树，你去摘柿子吃啥。

前 2：大门前的画报你贴没得？

后的空间义举例：

后 1：板壁后放滴个扫帚，你拿起把屋滴扫下。

后 2：板壁后写滴日期，你看看是莫时候。

从例子中可以了解到，“上、下”这组单纯反义词在鹤峰方言中的空间义中并不能完全对应，“上”所表示的空间义多于“下”。“底”和“屙”所表达的空间义虽然相似，但是能与之搭配的参照物不同，比如说“屙”不能与“鞋”搭配，“底”与“碗”这些容器搭配并不具备“屙”所能表达的意义。此外，虽然这些词有很多用法与普通话类似，但是义域和搭配会有区别。

3) 第三组单纯方位词

在鹤峰方言中，里、滴是一组表示在参照物内的单纯方言词，“里”和“滴”的都表示在参照物内部，可以替换使用。例如：

锅里/滴煨滴肉，你尝看熟啊没得。
你们又跟猪圈里/滴搞啊好多窝渣哦！
我鞋壳里/滴装啊一鞋壳水，等我倒哒再走。

2.2. 合成方位词

相对于单纯方位词来说，鹤峰方言中的合成方位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根据合成方式的不同，将鹤峰方言中的合成方位词分为加前缀、加后缀以及其他情况。下面将根据分组来举例。可以加的成分用“+”表示，不能加的成分用“-”表示。

1) 第一组合成方位词

Table 2. The word-formation method of the first combination of composite directional words
表 2. 第一组合成方位词构词方式

		东	西	南	北
后加	边	+	+	+	+
	面	+	+	+	+
前加	以	+	+	+	+

如表 2，在鹤峰方言中，第一组单纯方位词后面加的后缀情况可以是“+面”和“+边”，两者现实空间义和用法相似，和普通话的意义用法相似。例如：“太阳也是从西边/面出来哒，今儿哪们还起来这么早哇！”第一组单纯方言词可以加的前缀是“以”，例如：“鹤峰以南是湖南。”表示的空间义和普通话相似。其余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与普通话中意义相似。

2) 第二组合成方位词

Table 3. The word-formation method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directional words
表 3. 第二组合成方位词构词方式

		上	下	底	屎	边	左	右	旁	中
	边	+	+	-	-	-	+	+	+	-
	头	+	+	-	-	-	-	-	-	-
	里	-	-	+	+	-	-	-	-	-
	滴	-	-	+	+	-	-	-	-	-
后加	面	+	+	-	-	-	+	+	-	-
前加	以	-	-	-	-	-	-	-	-	-

如表 3，这组方言词中，能够在上、下后面加“边”“头”“面”，三个合成词表示的空间义和用法类似，如：“桌子上头/边/面有个缸子，跟我拿来下嘛。”“帽哇几下头/边/面滴个手机帮我拿过来着。”其中的“上边”除了能表示单纯词“上”所表示的空间义之外，还能够表示堂屋的方向。例如对话中：

“妈，你把撮火铲放哪里滴呀？”

“上边，巴到椅子那儿放起滴。”

与此相应，“下边”能表示堂屋的反向。例如：“大人坐席要坐到上边，晚辈坐到下边，”

底和尿都只能在后面加“里”或“滴”，表示在某物体的底部，“底里/滴”可以表示所有物品的底部，表示非容器底部例如：“桌子底里/滴滚啊个芍儿，你把它捡得吃啊它。”表示容器底部：“杯子底里/滴掉啊个虫儿，你把它控出来。”但是“尿里/滴”一般情况下只表示容器的底部：“瓶子尿里/滴还剩点儿饮料，你把它喝完它。”

和汉语普通话用法相似，鹤峰方言中的“边”多用作后缀，此外多用“边上”形容附近、旁边，和“旁边用法类似”，例如“你们边上/旁边的那家莫时候搬起走滴哦？”“你往边上/旁边攢下，跟我让个位子。”

左、右后面可以加“边”或“面”，所表示的空间义和普通话类似。“左边屋里有个撑衣杆杆儿，跟我拿起来下着。”“你把右面滴椅子跟我搬过来下。”

3) 第三组合成方位词

Table 4. The third combination method of forming directional words

表 4. 第三组合成方位词构词方式

		里	滴	外
后加	边	—	—	+
	头	+	—	+
	面	+	—	+

如表 4，里、外后面加“边”“头”“面”表示的空间义和普通话相似，“里面”“里头”表示的空间义相同，都表示物体内部：“你的碗里面/头哪们还有一坨肉啊？今儿好像没弄肉吃。”外可以和“边”“头”“面”组合，表示的空间义一样，都表示物体外部：“猪楼外边/头/面的地坪你们道啊没得呀？”

4) 其他合成词

Table 5. Word-formation methods of other compound words

表 5. 其他合成词构词方式

大致方向	词汇 1	词汇 2	词汇 3	词汇 4
周围	四周围			
上	顶上	高头	皮头	皮面
下	底下	脚滴		
中	当中	中间		
旁	边上			
前	跟前	面前		
后	背面	背后		
里	肚里/滴			

在鹤峰方言中的其他合成词如表 5 所示，虽然表示的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表示的具体空间义是有区别的。

在表示上的词语中，“顶上”可以表示参照物的悬空上方，也可以表示参照物的接触上方或物体上

部，与“上”表示的空间义相似。

“树顶上断啊几个枝子，我们去把它拖回来。”

“山顶上滚啊几块石头下来，我们把它搬啊它。”

“高头”可以表示“上”的空间义，此外还有“表面”的意思，可以是内表面、外表面，也可以是上、下表面。

“茶几高头搁滴几个茶杯子的跟我拿来下。”

“碗高头巴啊几颗饭，你把它弄下子。”

“帮忙把车高头滴个西瓜踢下来下嘛。”

“皮头”“皮面”也可以表示“上”的空间义，但不表示内部：

“跟芭谷皮头/面蒙个胶纸，招呼下雨哒哦。”

“我从林子滴走过去，皮头/面一下掉下来条蛇，险些把我吓死哒。”

“皮头”或“皮面”还表示外部：

“今儿天气有点儿冷，只有十几度，你还是跟皮头/面加个长袖子嘞。”

与“皮头”语义相反的是“肚里/滴”：

“这下都到冬天哒，跟肚里/滴穿个保暖衣和毛线衣，莫要单。”

“苕窖肚里/滴我存滴苕当种滴，等哈你去帮忙撮出来，多滴就可以烧得吃。”

“底下”和“脚里/滴”都表示下面，“底下”表示的空间义相对广泛一些，能表示“上”所表示的空间义，例如：

“那是张饭桌子，书底下垫张报纸哦，不是跟书上沾油哒。”

“背叉在板梯底下，您儿拿起去用就是滴。”

“脚里/滴”大都只能表示参照物的底部及其附近，例如：

“桌儿在屋前头那颗枣儿树脚里/滴支起滴，你去视啥。”

“碗柜脚里/滴还放滴一把弯刀，你拿起和你爸爸一路去割猪草去。”

“门脚里/滴躲啊个猫儿，你莫把它踩到哒嘞。”

所以，“脚里/滴”不仅仅能表示床、柜子、桌子、椅子这种有明显的下部支撑的“脚”的参照物底部及附近，或者树木花草等有根系的植物的底部及附近，还能表示没有明显“脚”部结构的其他参照物的下部及附近。

在表示周围空间义的时候，“四周围”表示的是物品或人的周围，例如：

“四周围的胶椅子都给我搬得收到起，木椅子就放到外边。”

“当中”和“中间”可表示“中”空间义，两词的空间义相似，例如：

“把火锅儿往中间/当中攢下，都拈得到才行。”

“把掉滴颗扣哇儿钉得上下两颗扣哇儿中间/当中，不是等下符不到行哒。”

“边上”指的是旁边，例如：

“你把碗边上的刮刮儿拿起过来下，我们去帮妈妈刮洋芋。”

“跟前”和“面前”都有“前”的所表示的空间义，“跟前”还能表示脚跟前和附近，“面前”参照物主要是人，也可说“胸面前”。

“跟前的大点儿滴树都有着他们砍完哒，哪还有当料档滴哦。”

“你帮到把跟前/面前滴篓哇儿递得我一下。”

“你胸面前有个蜘蛛网，好生点儿哦，招呼网得你脸上哒。”

“背后”和“背面”所表示的空间义相似，参照物不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你背后/背面背滴个花背篓儿有点儿乖耶，在哪买滴哦？”

“扫帚放得门背后/背面滴。”

“这个柜柜儿镜子背后/背面阔以挂衣裳。”

“电扇背后/背面有个揪滴，你揪一下它就开了。”

3. 认知解释

3.1. 方位词的歧义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上、下、底、屎、边、左、右、中、里”等单纯方位词和“皮头、上边、中间、屎里、肚滴、高头”等合成方位词在鹤峰方言中表示现实空间的方位时具体所指会根据参照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听话的人就需要根据语境和参照物的不同来判断说话人所指的具体是哪里。例如：“车子高头我放啊瓶水。”这里的“高头”所指的是车子的接触上方、悬空上方还是内部还要根据具体语境和参照物来看。“碗屎滴有个虫儿在爬。”这里的“屎滴”指的是碗的底下面还是在碗的底上面，也要根据具体语境和参照物来看。“画报还要往中移一下。”这里的“中”指的是线上的还是面上的也得看具体语境和参照物。方位词的现实空间义具体所指有区别和不同，在判断的时候要根据具体语境和情况判断，在普通话中也是如此。

3.2. 鹤峰方言特有方位词的语义认知

单纯方位词“屎”和合成方位词“高头”“皮头”“皮面”“脚里/滴”“肚里/滴”都是鹤峰方言中特有的方位词。

Peter Gärdenfors 在其《认知语义学的若干原则》(Some Tenets of Cognitive Semantics)一文中讨论语言哲学中认知语义与外延和内涵语义学之间的区别时也提出了认知语义学的几大原则，他指出意义是认知模式中的概念化，语言的语义被看作是从语言的表达式向某些心理活动的映射。认知模式主要由感觉器官决定：我们可以对所读或所听到的内容构拟真实的或心理的图象；语义成分建立在空间或概念空间基础上；认知模式主要是意象—图式形式，意象图式通过隐喻和换喻运作过程而改变[3]。

根据认知语义学的观点，可以将鹤峰方言中的方位词语义认知作出分析。《集韵》(丁度等北宋)下册中讲道：“豚、屎，都木切。引博雅，臀也。”[4]《广韵》(陈彭年等北宋)中也有：“豚，尾下窍也。”[5]“豚”“屎”本义为人躯体的底部即肛门或屁股，后来发生了词义的扩张，泛指器物或空间的底部，如“瓮屎”“缸屎”“屎坝里”等。用认知语义学的观点来分析，人先认识到了自己的躯干底部为肛门或臀部“屎”，然后将这一认知映射到其他物品上，或用“屎”来形容其他物品或空间的底部。

与此相应的还有“高头”“皮头”“皮面”“脚里/滴”“肚里/滴”。唐代白居易有诗《登村东古冢》：“独立最高头，悠哉此怀抱。”[6]独自立于最高处，悠然享受这片宁静。“高头”相当于“上头”是人

看到的高的地方,后来发生了词义引申扩张,可以用来表示里面、表面等。《京本校正大字医学正传》(虞抟明撰 虞守愚校正 明)中有:“丹溪治走注疼痛方:威灵仙尖苍术桂枝川归桃仁去皮面。”[7]《通俗编》(翟灏 清)中:“眼睛生在额皮头,卵子缩在太阳里。”[8]皮是人体最外层的皮肤,后来引申为表面、上面,“皮头”也就有了表示上面的意思了。“脚里/滴”本指的是人的脚下方,后来把桌椅等物品的下端的支柱称为“脚”,用“脚里/滴”来比喻桌椅等物品的下方。“肚里/滴”本指人的腹内,后来词义引申扩张为其他物品的里面和内部,这里也是将人视为一个容器,里面是“肚里/滴”,外面是“皮面”“皮头”,然后映射到其他事物和空间。

4. 结论

湖北省鹤峰方言中的单纯方位词有:

东、西、南、北、上、下、底、尿、边、左、右、中、里、滴、外

合成方位词有:

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东面、西面、南面、北面、以东、以西、以南、以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上边、上头、上面、下边、下头、下面、底里、底滴、尿里、尿滴、左边、左面、右边、右面、旁边、里头、里面、外头、外面;

四周围、顶上、高头、皮头、皮面、底下、脚里、脚滴、当中、中间、边上、跟前、面前、背面、背后、肚里、肚滴。

本文以湖北恩施鹤峰西南官话湘北小片方言方位词为研究对象,参照现代汉语方位词结构分类框架,系统梳理当地单纯方位词、合成方位词的空间语义体系,并依托认知语义学意象图式、概念映射理论对方位词独特语义生成机制展开阐释,综合全文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研究结论,同时反思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后续拓展研究思路。

4.1. 核心发现

第一,鹤峰方言方位词形成一套区别于普通话、兼具西南官话底色与湘方言接触特征的完整空间表达系统。从词汇层级来看,单纯方位词包含东、西、南、北、上、下、底、尿、边、左、右、中、里/滴、外 15 个基础单元,合成方位词通过前缀附着、后缀派生、复合构词三类路径大量衍生,构词搭配规则呈现鲜明地域特色:其一,东南西北类方位词受山区地理环境制约日常使用频率极低,仅用于房屋风水、地图书面场景;其二,“上”语义覆盖范围远大于“下”,二者语义不对称;其三,“底”与方言特有词“尿”同表底部却存在严格搭配分界,“尿”多限定容器底部,“底”可适配所有实体底部;其四,本土特色方位标记“滴”与“里”功能互通,可自由替换指代事物内部,成为区分于普通话的标志性形式。

第二,方言特色复合方位词分工精细、语义分化明确。“高头”“皮头/皮面”“脚里/脚滴”“肚里/肚滴”构成一组以人体本体为认知原型的空间表达矩阵:“高头”可覆盖物体上方、内外表面多重语义;“皮头、皮面”专指事物外层,与指代内部的“肚里/肚滴”形成内外对立;“脚里/脚滴”锚定器物、植物支撑底部区域,语义范围窄于泛称下方的“底下”;而“上边、下边”还衍生出堂屋席位尊卑的社会空间义,实现物理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语义延伸,这是普通话方位词较少具备的用法。各类近义方位词虽空间指向相近,但参照物适配、使用场景存在清晰边界,形成分工互补的语义格局。

第三,鹤峰方言方位词的语义生成遵循人体原型隐喻映射这一核心认知规律,印证认知语义学“意义源于主体概念化”的核心主张。本土独有方位词“尿、脚里、肚里、皮头”均以人体部位为本源意象图式:“尿”本义指人体臀部、下体窍穴,经概念投射引申为各类容器底部;“脚、肚、皮”分别依托人的

足部、腹腔、表皮认知，向外投射到器物、自然事物之上，把人体内外、上下的空间感知迁移至客观万物。这种“近取诸身”的认知模式，说明鹤峰本地人构建空间概念时以自身躯体为参照原点，是人类空间认知普遍规律在地域方言中的具象体现。

第四，鹤峰方言方位词普遍存在多义与歧义现象，语义解读高度依赖语境与参照物。同一方位词可对应多重空间关系，如“上”可指悬空上方、接触表层、物体内部；“中”可指线条中点或平面中心；“尿滴”既可指容器底上也可指底下。交际中听话人必须依托参照物类型、现场语境才能锁定精准空间义，这一方言语义特征也反映出汉语方位词普遍的语境依赖性，为汉语方位词语义歧义研究提供了西南官话县域方言的新材料。

4.2. 研究意义与价值

基于上述对鹤峰方言方位词词汇系统、空间语义与认知生成机制的考察，本研究立足于鄂西南县域方言田野语料，在方言词汇、认知语言学、官话分区三个层面形成相应学术增益，具体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如下：

其一，填补湖北鹤峰方言方位词专项研究空白。现有鹤峰方言研究多聚焦语音、词汇整体概貌，缺乏针对方位词这一空间语义核心类别的专门讨论，本文完整勾勒鹤峰方言方位词词汇系统、语义层级，细化区分单纯词与合成词的搭配规则、语义差异，丰富了鄂西南西南官话湘北小片的方言词汇研究成果。

其二，为汉语方位词认知语义研究提供方言实证案例。以往认知语义研究多以普通话或北方方言为语料，本文依托鄂西山区兼有湘语接触特征的方言材料，证实“人体隐喻”是汉语方言空间词汇生成的通用认知路径，用县域方言独特词汇佐证意象图式、概念映射理论的解释力。

其三，完善西南官话内部分区的语言佐证材料。鹤峰归属西南官话湖广片湘北小片，其方位词兼具鄂中、湘北双重特征，文中词汇对比、语义差异分析可为李蓝提出的西南官话分区方案补充词汇层面的依据。

4.3. 研究存在的局限

尽管本文对鹤峰方言方位词的空间语义及认知动因完成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但受田野调查条件、研究视角与篇幅限制，本研究仍存在若干有待完善之处，具体局限如下：

第一，研究范围仅聚焦方位词静态空间语义，未深入考察句法层面表现。本文仅描写方位词的空间概念内涵，未分析方位词与名词、介词的组合句法、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缺少方位短语的句法分布、句式差异分析，对方位词语法功能挖掘不足。

第二，缺乏社会语言学维度考察。未结合年龄、世代、城乡、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变量，讨论不同群体使用方位词的差异，无法反映城镇化、普通话普及背景下方位词的使用衰减、新旧变体替换现象。

第三，语料采集广度有限。本文语料以本地中老年母语者口语为主，未对比鹤峰境内不同乡镇的方位词内部差异，也未与邻近恩施、湖南石门等周边方言开展横向对比，跨方言参照分析不足。

4.4. 未来可拓展研究方向

针对上文梳理的研究短板，后续可从多维度拓展深化鹤峰方言方位词相关研究，具体方向如下：

句法功能研究：考察鹤峰方位短语句法构造，明确方位词充当定、状、补语的使用限制，对比普通话句法差异，探析其语法化水平。

社会语言变异研究：采用问卷、分层访谈，对比不同年龄层特色方位词使用频率，探究普通话冲击下方言方位词的代际演变。

跨方言对比研究：联动鄂西、湘西北西南官话及北部湘语，梳理湘语接触带来的词汇语义渗透，明晰交界方言空间词汇特征。

文化关联研究：结合当地农耕、民居、民俗场景，探析山地环境与地域文化对方位词语义体系的塑造作用。

综上，鹤峰方言方位词是当地民众空间认知、地域语言接触、民俗文化共同作用的语言产物。本文通过词汇分类、语义描写与认知阐释，初步揭示其系统特征与语义生成逻辑，但方言方位词的句法、社会变异、跨域隐喻等问题仍留有充足研究空间，期待后续更多田野调查与多维视角分析，进一步深化鄂西南县域方言空间词汇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 [J]. 方言, 2009, 31(1): 72-87.
- [2] 刘月华, 潘文娉, 故韡.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第3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3] Allwood, J. and Gardenfors, P. (1999) Cognitive Semantics.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pbns.55>
- [4] 丁度.《集韵》: 卷二[M].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4.
- [5] 陈彭年, 等.《广韵》: 入声卷第五[M]. 四部丛刊景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刊巾箱本: 8-9.
- [6] 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 卷第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89.
- [7] 虞抟明.《京本校正大字医学正传》: 京本校正大字医学正传卷之四目录[M]. 虞守愚, 校正. 明刻本: 60.
- [8] 翟灏.《通俗编》: 卷三十八“识余”[M]. 乾隆十六年无不宜斋刊本: 18-19.